翰墨春秋

他年相证

——新见虞逸夫先生致鄢福初函侧记

匡正

2023年初，我有幸为已故的旅湘国学家、书法家虞逸夫先生整理手稿文献及书法遗作，试图从片纸中寻觅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轨迹，也从留存并不多的遗墨间，窥见他笔下激荡的时代风云和生命状态。这段亲近先生资料的日夜，我时常恍兮其间，多少民国学界的大宗师，都在先生的诗文手稿中得以相见。这种相逢，是区区如我，感到真切并且兴奋的。那段时光的思索和梳理，最终都汇以“古道独扬——虞逸夫先生书法展”的形式呈现了出来。回想起来，这是我志学生涯中莫大的机缘和幸运。

记得初览虞逸夫先生这批珍贵手稿，是在盛夏深圳午后的西餐厅间。虞先生的学生卜功元先生精心保存了这些零散的手稿，分类整理成夹，妥帖安然，一叠叠交予我看。手稿大小不一，纸张各异，或写在文件纸背面，或写在信封内侧，甚至药物说明书上，既不易保存，更难于收检。恰恰这些当时随手记下的文字，是虞先生晚年思绪的重要资料。一页页翻过，匆匆间，目不暇接，仿佛闯进了学林一代人的时光通道。忽然扫入眼中的几行字，让我感到一种熟悉且惊喜，“异军突起，后来居上，必有人在，起废挽坠，吾于福初有厚望焉”。继而再读全文，精神更为之一振。“且闻其不独勤于临池，读书亦广，胜人处，正在此耳。目下……弄虚者繁，务实者稀……臭腐神奇，互为其基，二者转化不息，乃事物进化之必然现象……九十叟虞逸夫于湘皋万有楼。”文章虽短，却针砭时弊，纵论古今，真是一篇充满力量的论书美文。如此重要的文字，老先生随意用钢笔记录在不到二十公分见方又裁剪过的文件纸背面，置于故纸堆中，幸存于世。

我不无兴奋地即刻致电福初师，询问他是否知道虞逸夫先生曾给他写过文字。他回答说：老先生曾答应要写，但一直没有收到。我更加兴奋地告诉他，我见到了这段文字，是在先生故去十二年之后，又辗转保存于南国的零星手稿当中发现的。当即将图片发给鄢师。这段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文字，岂不让他兴奋且感动？

说到虞逸夫先生，他自少时受江南大儒钱名山先生激赏，诗才早露。就读无锡国专后，受业于唐文治、章太炎、陈石遗、钱基博、陈天倪诸先生，之后又跟随马一浮先生有年，学问筑基深厚。与黄炎培、谢稚柳、王蘧常、马万里、冯其庸等过从甚密。自鄂归湘后，旅居湖南近半个世纪，江南文脉与湖湘精神相互交融，且历经忧患，眼界格局自然深阔宏远，这是个人积累与时代淬炼的结果。

湖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初期，虞先生即受邀参与相关活动。颜家龙先生主湖湘书坛时，聘虞先生为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，更执弟子礼以待。一时湘地书坛，莫不以虞老为尊。2003年年底鄢师从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归来，奉送作品集至老先生处，才有了老先生在九十高龄时写下这段留待他年论定的珍贵文字。

虞逸夫先生展览结束后，我代表虞老的家人和卜功元先生，将这张迟到了二十年的手稿加框转赠给了鄢师留念。不久后，鄢师又专门以手稿的形式为虞老书法集写了一篇序言。我想，如果当年这件手稿如期交到，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。再一想，还是这样好。隔空相对，会心一笑，遥拜作揖，他年相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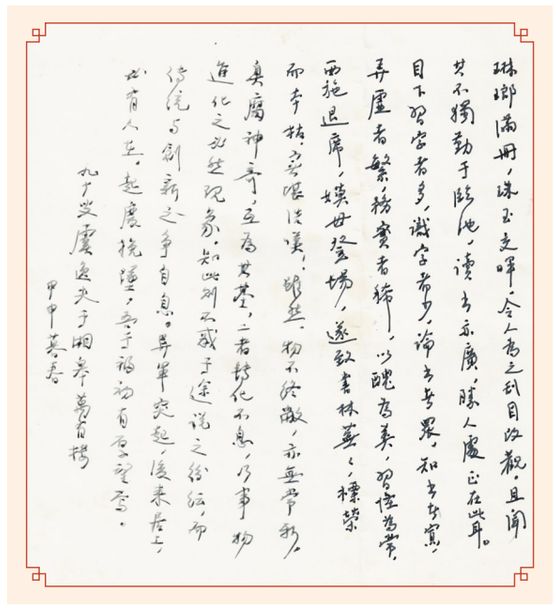


2023年9月，黄铁山（右二）、鄢福初（左二）、倪文华（右一）、匡正（左一）在展厅观看虞逸夫先生手稿。

虞逸夫原文：

琳琅满册，珠玉交辉，令人为之刮目改观。且闻其不独勤于临池，读书亦广，胜人处，正在此耳。目下习字者多，识字者少，论书者众，知书者寡，弄虚者繁，务实者稀，以丑为美，习怪为常，西施退席，嫫母登场，遂致书林芜芜，标荣而本枯，实堪浩叹！虽然，物不终敝，亦无常新，臭腐神奇，互为其基。二者转化不息，乃事物进化之必然现象。知此则不惑于途说之纷纭，而传统与创新之争自息。异军突起，后来居上，必有人在，起废挽坠，吾于福初有厚望焉。

九十叟虞逸夫于湘皋万有楼，甲申暮春。（2004年）



虞逸夫先生手稿。

鄢福初为虞逸夫作品集序原文：

高楼万里心

虞逸夫先生青年时代即为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所激赏。其国学功底、诗文修养，在近世湖湘艺坛实罕有相匹者。他的书法着意于精神意态，不斤斤于点画，处处焕发着诗人的激奋之情。其灵动的笔姿，雄健的气势，高古的气韵，既是其坎坷一生中，困顿不折，磨砺不改，寂寞能守，沉雄精神之外化与映射，也是真正意义上，东坡所谓书为诗之余之体现。

高书不入俗眼。作为一个高标独立、迥异时流的存在，我们对他的认同是远远不够的。尤其面对当代书坛尚技的喧哗与骚动，其书法所践履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忧患之思，淑世之怀，更显稀有和弥足珍贵。我和虞逸夫先生是忘年交，他曾一再告诫我，习书当以读书、养气、培德、淑世为第一要义。面对书坛乱象，他曾郑重其事地为我写道：“物不终敝，亦无常新，臭腐神奇，互为其基。二者转化不息，乃事物进化之必然现象。知此则不惑于途说之纷纭，而传统与创新之争自息。”并不忘鼓励我：“起废挽坠，吾于福初有厚望焉。”教诲谆谆，恍在昨日。

虞逸夫先生是湖南书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不时回望先生，自是一项赓续古典文人书法传统，由翰墨余韵上达诗词文章、道德学问等精神世界的重要功课。先生生前多蜗居独处，罕有世交，身无长物，却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万有楼”，并有“万有楼高塞太虚”的诗句。“万有楼”已然成为湖湘后学心中一座精神的灯塔，“一缕长剑一杯酒，高楼万里心”的乾坤清气。

甲辰之夏，福初于吉庆堂。（2024年）

一方水土

塔观长沙

罗新苗

长沙以“山水洲城”而闻名，与“山水洲城”交相辉映的是一座座或旧或新的宝塔。它们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见证老城厚重文化底蕴的同时，犹如长沙人餐桌上寻常可见的辣椒，撑起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。

（一）

在望城茶亭镇九峰山村，有一尊惜字塔，通体用乡间常见的花岗岩垒砌，双层石壁中空，夹层填黏土，每层檐角雕飞鸟石刻，十分古朴精巧。这座塔的独特之处就在于：一棵朴树自塔顶破土而出，树根顺着石缝贯穿塔身、扎入塔基，石塔托举古树，古树遮蔽石塔，形成了“塔树共生”的独特奇观。

史料记载，这座惜字塔建于清道光十八年，是当地村民“敬惜字纸”的实物见证。古时，乡民凡有写过字的废纸，都不随意丢弃，皆送至塔内燃化，以示对文字的敬畏。

崇文重教的传统在长沙地区由来已久，哪怕偏远村落也保持着敬文字、重教化的美德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常常听娭毑、外婆念叨：“今生不敬惜字纸，来世即成睁眼瞎”。“睁眼瞎”是宁乡乡土方言，专指目能视物、却一字不识的文盲。对于出身寒微的乡土少年来说，惜字塔照见的是他们不做“睁眼瞎”的初心，点亮的是从读书识字到渴望知识、一心向学的来路。

如今，茶亭惜字塔“塔树共生”奇景与“茶亭花海”生态一道，成为长沙的一个人文地标。青石古塔坚守着耕读传统，参天翠树扎根塔壁墙垣，成为这方土地崇文重道的最好注解。

（二）

从岳麓山脚下盛名远扬的爱晚亭，沿着石阶拾级而上，密林间静静矗立着一座南方地区十分少见的密宗石塔——五轮塔，奇特的几何造型迥异于常见的楼阁式、密檐式古塔，常常引起游客的好奇与驻足探寻。

五轮塔初建于1924年，由顾炎武后代顾净缘主持修建。1927年，长沙各界于塔前举行万人公祭大典，并将五轮塔定为北伐英烈纪念塔。现在的五轮塔，修复于2002年，修复后的塔身参照原样，正面刻有“先烈光明”四字，用以祭奠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先烈将士。

与岳麓山隔江相望的湖南烈士公园，年嘉湖畔也巍然挺立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，塔碑上镌刻伟人亲笔题写的“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”九个镏金大字，以此缅怀近代以来舍身赴国的湖湘英烈，让他们的英灵得以风骨永存、山河同悼。

那些追寻光明、以身许国的热血忠魂，像一尊光明四射的精神灯塔，日夜守望这片他们用生命浸润的大地，将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精神代代照见。

（三）

长沙城西岳麓区、望城区和宁乡市接壤一带群山起伏，秀丽多姿，主峰嵇珈山是岳麓区最高峰，层峦叠翠，幽谷深藏。沿着嵇珈山继续西行，宁乡境内的龙凤山、金盆山等山脉一路绵延。在群山环抱中，一座香山冲古塔静卧山顶，成为周边村民登高祈福的标志性建筑。

我小时候常在嵇珈山下生活，山脚下的村落人烟疏淡，终日一派清宁静谧。寒暑假时，我和表哥表姐们纵情山水，下田里摸螺、在沟里捕虾、到塘里抓鱼，山野的安然同寻常岁月一道慢慢流淌。

历史上，类似的古塔在长沙境内应该还有不少，这些古塔大多隐于乡村山野，就地取材，形制简约，有的甚至无名无碑，却藏着一方百姓朴素的心愿，成了星城古塔中最为淡泊的一笔。

在长沙，还有一个类似塔状的地标建筑，就是长沙火车站塔式钟楼，这栋楼头顶火炬、造型独特，常常被本地人亲切地叫作“红辣椒”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“三湘第一窗口”。若以湖南餐桌上寻常可见的辣椒喻长沙诸塔，倒也十分贴近这座城市的多元底色：茶亭惜字塔如新摘青辣椒，清润鲜活，以塔树共生之景，承载湖湘千年崇文本心；五轮塔、烈士塔似旺火红辣椒，热烈滚烫，镌刻近代湘人舍身报国的热血风骨；而隐于山野深处的那些无名古塔，如同风干老辣椒，余味绵长，封存着乡间代代相传的淳朴美好。



长沙市望城区九峰山下，游人在参观惜字塔。塔顶朴树长出嫩叶，绿意葱茏。该塔建于1838年。

张京明　摄（湖南图片库）

艺苑杂谈

一梭光影一梭梦

李于昆



何次贤《织梦》水彩画　151cm×113cm

郴州地处湖南南大门，毗邻大湾区，虽受外部发展辐射，本土文脉却自成一格，孕育出持续活跃的美术创作群体。水彩画家何次贤，便是当代郴州美术界的代表之一，长期深耕水彩教学与创作，佳作迭出。他2024年创作的水彩画《织梦》入选了第十四届全国美展，跳出传统工业题材偏于理性的表达，用具有现代意味的水彩语言重构了劳动美学。面对此作，我立刻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《金梭和银梭》这首经典励志金曲，画面也如歌曲轻快活泼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基调，充满了新时代青年女工对美好未来无限憧憬的时代气息。

从构图与叙事来看，画家巧妙地运用了“前景动态”与“背景静态”的二元动静结构。前景中回眸少女飞扬的裙摆与灵动的姿态，打破了车间固有的机械秩序，成为画面的视觉焦点和情感出口；而背景中专注缝纫的工友与排列整齐的机器，则构成了沉稳的叙事基底。这种虚实相生的处理，不仅拉开了画面的空间纵深，更在“瞬间的欢愉”与“恒常的劳作”之间建立了充满张力的对话，生动诠释了“织梦”这一主题，即在平凡的岗位上编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在技法表现上，画家展现了熟练的水彩驾驭能力，利用水彩特有的流动性与透明感，将车间内弥漫的光线与空气的流动感表现得十分贴切。光影成为渲染氛围、烘托情绪的主角。冷色调的背景与人物面部暖色的光感形成晕染式的微妙对比，既保留了写实主义的严谨造型，又赋予了画面一种朦胧的诗意与梦幻感，将具象的劳动场景升华为具有人文温度的艺术意象。

进一步看，作品的时代意义在于它重构了当代劳动者的审美形象，将“纺织女工”从传统叙事中“吃苦耐劳”的单一符号，升华为兼具职业自信与生活美感的新时代青年代表。画面中前景主体人物身着时尚背带裙、脚踩小白鞋的装扮，打破了“工装蓝”的刻板印象，直观地宣示了劳动是实现自我价值、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径；背景中朦胧的工业环境与前景人物明媚笑容的虚实对比，隐喻了新时代制造业在技术升级与环境改善下的巨大变迁，折射出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智造”转型过程中，劳动者精神面貌从“生存”到“生活”的飞跃。这种艺术表达不仅记录了产业升级的宏大背景，更敏锐地捕捉到了普通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绽放的青春光彩，赋予了平凡劳动以诗意和尊严。

《织梦》对当代水彩画创作的核心启示在于，水彩媒介具备驾驭宏大叙事、表现产业工人题材与深刻时代精神的潜力。这幅作品既保留了水彩特有的通透灵动，又利用水色流动营造出电影镜头般的空间纵深感，为当代水彩画如何从“技法展示”转向“情感叙事”提供了范本。它启示创作者，当代水彩创作可以是传统风景静物的绘制，也可以是宏大的人物叙事，更应勇敢介入现实生活，用独特的水性语言去捕捉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面貌，让传统画种在表现“中国故事”与“工匠精神”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
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
交给你也交给我
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……

歌声与画作遥相呼应，金梭银梭织就的，正是一代代劳动者滚烫的梦想。

艺览纵横

淡淡清香扑面来

徐秋良

秋日湘潭，宛如一幅画卷。在这个美好的时节，“不尽清香淡淡来——曾景祥写意花鸟画展”，在齐白石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。

美术馆在四楼，电梯门口，一拨一拨观展的客人，有业内专家学者，也有慕名而来的粉丝，我是后者，等候中被人流推着进电梯进入画展大厅。

画展大厅，人声鼎沸。七十七岁的曾景祥教授，鬓发稀疏，笑容慈祥温和，在大厅门口迎候观展的客人。观展的人大多叫他“曾爹”。在湘潭市井街坊，对德高望重的老者都尊称“爹爹”，自然，亲切，满满的敬意。

最先入眼的便是画展“前言”。我立在“前言”展牌前，一个字一个字细细品读。看画展都是从前言开始，了解画家的心性情缘。本次画展的“前言”是曾爹自己撰文，由龙香玖先生书写。三十多年来，曾爹先后在中国美术馆、北京荣宝斋、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、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等多地举办个人画展，画展前言都是举办方准备的，这次画展规模不大，曾爹却亲自撰文，我甚好奇。“前言”不长，抄录如下：

花和鸟是大自然的精灵，随着云卷云舒、四时更迭的节拍，放歌起舞，逐浪翩跹。故此和人的喜怒哀乐、所思所想联系在一起。于是，花鸟便成了画家等艺术家乐于表现的题材。花鸟画成了人之精神品格的极好载体，寄情抒怀的重要手段。

我喜欢花鸟画，并乐意为之付出一辈子的努力。

在审美选择上，我始终秉持雅俗共赏的理念，我以为只有专家叫好，大众也称奇的作品才是好作品。

笔墨当随时代，笔墨彰显个性。前者为责任意识，后者是品牌意识，我记住了。

齐白石画院为全国唯一。我想学白石老人，也想沾白石老人的光。于是，异想天开，办了这个小展览。恭请各位观者赐教。

曾爹对花鸟画古法的理解与传承，对新时代绘画的追求与向往，对自己作品赋予的格局与品质，在“前言”里说得明明白白。

花鸟写意画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。汉代萌生花鸟图像，魏晋多为衬景雏形，唐代独立成科，五代趋于成熟，宋代院体花鸟鼎盛，元代开启文人写意转向，明清达到高峰；近现代写意花鸟接续古法，兼容汲取新的艺术理念，高峰迭起，涌现出八大山人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李苦禅、王雪涛等大师。

曾爹是一位诗书画兼修的画家，尤擅长工笔花鸟、写意花鸟和水彩画。这次展出的61幅作品，都是写意花鸟画，时间跨度三十余年，都是曾爹挑选的精品，也向观众展示他几十年来花鸟画创作的心路历程。有记者问曾爹，自己最满意的是哪幅。曾爹不假思索回答，最满意的还没画出来。曾爹仍在向高峰攀登。

随着脚步缓缓前移，一幅幅精美妙趣的写意花鸟画，在柔和的灯光下铺展，画家笔下的意韵诗情扑面而来，直抵人心。一笔拖出的梅树，饱经风霜，伤痕累累，却铁骨铮铮，峭峻傲视，梅花绽放。一笔挥洒的柳条，似武林高手挥舞的钢鞭，弧而细，细而柔，柔软中蓄满弹力。我在一幅《荷香鱼影》画前立定：两枝荷茎交叉，一长一短，长的粗壮，撑开荷叶如伞；短的细弯，是那只捕鱼的小鸟压弯的，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，烘托小鸟捕鱼的氛围和情趣。不见鱼，但观者心里有鱼游动。《春柳鹂声》图，一根柳枝从十里春风里伸出，千万丝条随风起舞，两只黄鹂，迎风欲飞，似发出悦耳动听的歌声。画家仅仅几笔，画面气息扑面而来，观众能感到春风拂脸。

画展启幕当天，一位帅气的小伙子周赢，专程从北京赶来湘潭，陪母亲罗胜利给曾爹送上一束鲜花，祝贺开展。小伙的母亲罗胜利，自幼失聪失语，曾爹收她为徒弟，用点线笔墨托举生活之光，助力她上学、就业。那束鲜花释放的香味，在整个画展大厅弥漫开来。